

经验的内在超越： 一个“詹姆斯-德勒兹”式方案

孙 宁

摘 要 以先验和经验的关系为视角考察詹姆斯与德勒兹的思想互动，可以发现前者的彻底经验论和后者的先验经验论如何整合为一个在经验内部实现超越的独特方案。他们将经验进程理解为基于内在性原则的创造活动，并共享了一系列实现内在超越的策略。在拒斥各种意义上的二元论、理智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基础上，他们共享了一种实验主义的方法，强调内在超越者必须是最具创造力的实验者，必须投身于经验的洪流中，主动地遭遇事件，大胆地去制造关系。德勒兹和詹姆斯之间的对话不仅展现了一种可能的共识，也为实用主义与法国思想的进一步互动提供了邀请性的平台。

关键词 詹姆斯 德勒兹 彻底经验论 先验经验论 内在超越

作者孙宁，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上海 200433）。

中图分类号 B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5)06-0016-10

引言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在晚近复苏的思想史事件，该事件涉及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与以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为代表的法国哲学家的思想对话。以此为背景，本文重审了“经验 vs. 先验”这个西方思想的核心议题，尝试提出一个“詹姆斯-德勒兹”式的理论方案。德勒兹和詹姆斯之间的对话不仅展现了一种可能的共识，也为实用主义与法国思想的进一步互动提供了邀请性的平台。

19 世纪 70 年代，詹姆斯的思想经由法国哲学家勒努维耶（Charles Bernard Renouvier）的译介传入法国。^① 法国思想界最初将詹姆斯定位为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美国版本，以反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来界定他的立场。直到本世纪初，法国哲学家才开始更加深入而全面地理解詹姆斯，其中的突出代表有斯坦格（Isabelle Stengers）、马德里厄（Stéphane Madelrieux）、拉图尔（Bruno Latour）等人。^② 如果我们在学理上追溯这股浪潮，会发现德勒兹是詹姆斯再次进入法国思想的关键环节。德勒兹不但深刻地理解詹姆斯

① 勒努维耶在自己编辑的杂志《哲学批评》（*Critique Philosophique*）中译介了詹姆斯的思想，并将后者的很多著作译成法文出版。关于詹姆斯著作的法文译本，可参见 Etienne Bouteux, *William James*,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12, pp. 10–11。

② Isabelle Stengers, *Thinking with Whitehead: A Free and Wild Creation of Concept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Stéphane Madelrieux, *William James: L'attitude empirist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8; Stéphane Madelrieux, ed., *Bergson et James: Cent ans aprè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11; Bruno Latour, *An Inquiry into Modes of Existence: An Anthropology of the Moder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的思想旨趣和理论诉求，还将后者的方法和结论有机地整合进了自己的思考。

德勒兹和詹姆斯的互动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得到了探讨。^① 文本的考察聚焦于两者的“经验论”方案。詹姆斯用“彻底经验论”（radical empiricism）来指称他的后期思想，特别是其成熟的形而上学思考。在《差异与重复》中，德勒兹将自己的立场界定为“先验经验论”（transcendental empiricism）：“先验的经验论反而不是从经验之物的形态那里移印先验之物的唯一手段。”^② 在晚期的文本中，他对“先验经验论”和“彻底经验论”进行了互换使用。他在与伽塔利（Félix Guattari）合著的《什么是哲学？》中写道：“当内在性不再内在于除自身以外的其他事物时，我们就可以谈论内在性平面。这样的平面或许就是一种彻底经验论。”^③

除了表述上的重合，两者对经验论的理解也惊人地接近。他们都倾向于从非流俗的视角来理解经验论，认为经验论在首要意义上不是基于感觉经验的知识理论，而是一种“多元论”（pluralism），其目标不是就经验知识的形成和发展给出一般解释，而是寻找一个让新经验不断涌现的创造性场域。同时，他们都坚持“内在性原则”（principle of immanence），强调不存在任何超出经验的理性主体和理性原则，一切思维和实在都必须在经验场域之内得到解释。根据这两个要点，他们将经验进程理解为基于内在性原则的创造活动。

本文尝试将两者的经验论方案凝练为一个康德式问题。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指出：“我们可以把那些完全限定在可能经验范围之内来应用的原理称为内在的原理，而把想要超出这一界限的原理称为超验的原理。”^④ 在一个著名的意象中，他将知性的领域描绘为一个被划定的“土地”或“岛屿”（内在性），四周环绕着形而上学幻相的“广阔而汹涌的海洋”（超越性）。^⑤ 康德的先验哲学给出了使经验得以可能的先验条件，并提出了严格的批判标准，区分了意识综合的合法（内在）和非法（超越）使用。德勒兹和詹姆斯尝试修正这个将经验与先验、内在与超越相互对立的方案，将内在性原则作为理解先验的基本前提，将基于内在性原则的创造活动视为先验活动的实质。这个更新后的方案试图调和内在性和超越性，在经验内部构成一种内在与超越的游戏。本文认为，较之于拉普雅德（David Lapoujade）提出的“局部超越”（localized transcendence）^⑥，“内在超越”（immanent transcendence）更为恰当地界定了这个方案。

在下面的篇幅中，我将分别考察詹姆斯的“彻底经验论”和德勒兹的“先验经验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关于内在超越的整合性方案。这个方案的最终洞见是，当经验论被推至极限或“彻底化”时，我们有可能重新发现一种先验的灵感，一种不是外在于经验描述而是内化于经验进程的“先验分析”。

一、詹姆斯的彻底经验论

詹姆斯在《彻底经验论》中指出，自己和先验观念论共享了如下结论：“经验作为整体是自足的，不依赖于任何外物”，比如超经验的神性存在。^⑦ 但詹姆斯对康德提出了批评。首先，将统觉应用于杂多之上的康德式构想是一种理论虚构，这个与联合论（associationism）并无二致的理论模型并没有真正揭示出经验的实际运作。其次，先验主义者声称，我们可以通过反思获得经验遵循的某些条件，但詹姆斯在反思的结构和体验世界的原初方式之间画出了明确的界线。他认为，如果这些结构只有在反思时才变得明显，那

① Sean Bowden, Simone Bignall & Paul Patton, eds., *Deleuze and Pragmatism*,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David Lapoujade, *William James: Empiricism and Pragmat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0; Barry Allen, *Empiricisms: Experience and Experiment from Antiquity to the Anthropoce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② 德勒兹：《差异与重复》，安靖、张子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51页。

③ Gilles Deleuze & Félix Guattari, *What is Philoso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47.

④⑤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0、217页。

⑥ Lapoujade, *William James: Empiricism and Pragmatism*, p. 99.

⑦ William James, *The Works of William Jam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1988, vol. 3, p. 99. 该文献按国际学界惯例，以缩写“WWJ 卷数：页码”引用为 WWJ 3: 99，下同。

么我们就不能假设它们在未经反思的阶段也发挥作用,换言之,抽象概念本身并不能解释经验,而必须被解释。

在此基础上,詹姆士明确拒斥了先验主体。他在《心理学原理》中探讨了非主体性的意识,认为意识并不是指某个主体的意识,而是对“意识之流”(a stream of Sciousness)的一种主观化称谓。“Sciousness”是他从苏格兰神经学家和心理学家费瑞尔(David Ferrier)那里借用的一个概念,用来指称对对象的纯粹而简单的觉识(awareness),这种觉识并不需要一个伴随性的自我,可以单纯表现为祛主体性的意识之流。^①到了《彻底经验论》,詹姆士更加明确地指出:“公开地和完全地抛弃意识的时机已经成熟了。”^②

我们将在下一部分的讨论中看到,这些批评与德勒兹非常接近,且带有明显的柏格森式倾向。如果说德勒兹提出了一个非人格和前个体的先验领域,那么詹姆士则将该领域进一步理解为由“纯粹经验”(pure experience)构成的原初本体域。纯粹经验既不是心理的也不是物理的,或者说实际上同时是两者,我们只是在反思中将它们区分为具有不同属性的两组存在。概而言之,纯粹经验是克服一切二元论的存在形式,它是一个“双管”(double-barrelled)概念,不能被进一步拆解为“单管”(single-barrelled)概念,主体与对象、心理与物理、现象与实在是同一种原初存在的两个不同面向。进一步地,由纯粹经验构成的原初本体域并不是静态的,而是流动的,彻底经验论就是关于纯粹经验之流(the flux of pure experience)的理论。

彻底经验论的“彻底性”包含以下两个要点。第一,休谟认为经验的起点是离散的印象和观念,我们通过心灵的习惯(相似、时空中的相邻、因果关系)将这些印象和观念联合起来,而这种联合只是外在地质强加于经验,并不是经验本身的组成部分。而詹姆士则认为,这些联结、关系和过渡就是经验的核心部件,纯粹经验之流中同时包含实质性(substantive)和过渡性(transitive)部分,前者是被明确把握的核心,后者则是经验边缘与其他经验相互融合的部分。将关系引入经验意味着纯粹经验之流可以自发地变动、转换和重构,由纯粹经验构成的本体域完全是自足的,不需要外在的条件或超越的视角将它们关联和统一在一起。

第二,詹姆士将纯粹经验理解为构成思维和事物的“第一材料”(primal stuff)。^③初看起来,这是一条斯宾诺莎式的思路,即把心理和物理理解为同一个实体的两种不同模式,这一思路似乎与詹姆士的反实体主义立场产生了矛盾,同时也和多元论发生了冲突。但实际上,纯粹经验之流是一个极为开放的存在域,这种开放性不仅意味着第一材料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中发挥极为不同的功能,还意味着它们在本体论层面始终处在一种未决定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第一材料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实体,也不是“一般”(general)材料,而是存在于关系性的情境中的个体,一种纯粹的“殊相”。詹姆士指出,“经验的事物有多少种‘性质’就有多少种材料。如果你问一段纯粹经验是用什么做的,答案永远是相同的:它是用‘那’(that)做的”^④。这种可以潜在地成为任何东西的“个体性”也正是德勒兹赋予“奇异性”(singularities)的基本内涵。

根据以上两个要点,我们可以将纯粹经验之流表述为“殊相的连续统”(the continuum of particulars)。这里存在着明显的张力。一方面,在纯粹经验之流中,每个经验都依其本性和所有经验关联在一起,这个原初整体中既没有鸿沟(chasm)也没有跳跃(leap)。另一方面,极端的个体性让纯粹经验之流成为一种“准混乱”(quasi-chaos)^⑤,用概念对它做出理智主义的刻画就是在破坏它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将“这”(this)或“那”(that)变成“什么”(what)。詹姆士指出,他的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多元事实的镶嵌哲学(mosaic philosophy)”^⑥。根据这种“镶嵌哲学”,“纯粹经验论中不存在基底(bedding),各个部

① WWJ 8: 290-291.

②④⑤⑥ WWJ 3: 4, 14, 44, 22.

③ WWJ 3: 4, 19.

分从边缘粘连起来，它们之间被经验到的过渡就成了它们的胶泥”^①。他要解决的主要难题是，在拒斥了理智主义的“基底”之后，能否找到另一种“胶泥”，通过它来实现一种更为真实的过渡和关联；在拒斥了将离散的经验片段拼凑起来的外在原则之后，能否找到一种不会损害个体性和多元性的内在连续性？

为了刻画这种深层的连续性，詹姆斯区分了“连锁联合”（concatenated union）和“总汇联合”（union of total conflux）：连锁联合的模式是“通过各自和中介关联，两个本身分离的部分可以相互关联，整个世界最终可以以类似的方式联合起来”，而总汇联合则是一种“一在全中，全在一中”的联合。^②他认为，我们可以在拒斥总汇联合的同时保留连锁联合，后者可以不引入任何先天的预设和超验的帮助，只是根据“兑现价值”（cash value）探讨经验中的关联和过渡。在《多元的宇宙》中，他对“连锁联合”作了更加清晰的界定：“这种结合不同于一元论的整体统一，它不是普遍的相互牵连或整合。它是我所说的串联型，也就是连续、毗邻或连锁型。如果你喜欢用希腊文，不妨称之为综合（synechistic）型。”^③但这个方案并不令詹姆斯满意。在他看来，用连锁联合来刻画连续性仍然是一种理智的方式，正如宇宙进程无法被限制在绝对主义或总体主义的框架之内，总有一些经验在不断地逃逸出理智的牢笼。

詹姆斯尝试从其他视角寻找更加有效的方法。首先，他认为我们用来界定对象的概念网络过于宽松，导致大量经验细节的减损和遗漏，因而无法用概念来如实呈现经验的连续性和丰富性。他在《多元的宇宙》中写道：“生命的本质是连续的变化，而我们的概念则是不连续且固定的，让概念符合生命的唯一模式是在一些位置武断地截停生命的流动，好让概念保持一致。但这些概念并不是实在的一部分，它们并不是真实的位置，而是我们自己的假设。你不能用概念来蘸取实在，就好像你不能用网来舀水一样，不管你的网孔多么细密。”^④在詹姆斯看来，连续性是被感受到的过渡（felt transitions），不能被理智地把握和抽象地谈论。他建议我们放弃理智的方法，从对差异和过渡的极端感受出发，不遗漏任何一个细微的经验，在当下此处的具身感受中探索经验的连续性。在这种探索中，心灵不再去表征一个外部的世界，而是去体验一种与世界的全然不同的关系。在《心理学原理》中，詹姆斯将这种体验称为“温暖而亲密”（warmth and intimacy）的感觉。^⑤通过感受与世界的深层交缠，生命真正地流动起来，从一个位置自然地过渡到另一个位置。

其次，詹姆斯试图阐明，我们不是用概念框架去把握固定的对象，而是用“习惯”（habit）去遭遇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并做出调适。习惯是实用主义的关键概念。习惯是一切生命活动的基本模式，生命总是在不断抛弃旧习惯，获得新习惯，这种连续的“栖息”（perching）和“飞行”（flight）就是生命的节奏。詹姆斯一再强调，旧的习惯会限制与禁锢生命，我们必须通过意志的激发更新习惯，让生命上升至一个新的高度。可以看到，作为实用主义者的詹姆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对“形式”展开批判：如果我们无法看到所有形式都是生命的模式，就会囿于固定的范畴和结构，过多地着眼于已经储存的标签（概念），无法回应超出固定习惯之外的经验。因此，重要的不是找出先验的标签，而是在经验中持续地更新已有的标签，连续性的本质不是用固定的形式去处理流动的内容，而是生命习惯的不断更新。

最后，詹姆斯尝试用“活的理由”（living reason）来代替逻辑必然性，建议我们“完全地和不可撤销地”放弃逻辑的方法，因为“现实、生命、经验、具体、直接，随便你用什么词，超越了我们的逻辑，溢出并包围了它”。^⑥活的理由不是先验的前提，而是行动的“必然”理由。它的必然性在于，该理由是如此生动有力，让我们无法拒绝，并且，根据该理由作出的行动在原则上是不可逆的。在詹姆斯看来，“先验条件”的真实内涵是作为行动的必然理由，它的目标不是规定经验对象，而是从一个行动引向另一个行动，在行动中创造实在。他指出：“说到底这是一个创造的问题；因为最终的问题是：我如何使它们存在？

①② WWJ 3: 42, 52.

③④⑥ WWJ 4: 147–148, 113, 96.

⑤ WWJ 8: 233.

真正的活动就是那些真正使事物存在的活动，没有这些活动事物就不存在，有了这些活动事物就存在。”^①

这些方法的共同诉求是，不是在理论上刻画经验的连续性，而是在实际的经验进程中参与连续性的塑造。在参与的过程中，对连续性的探究成为制造连续性的活动。在詹姆士的语境中，这个实践视角是探讨内在超越的关键。正是在这个实践视角下，一种关于纯粹经验之流的本体论构想最终落脚于积极的经验态度和生活方式。

二、德勒兹的先验经验论

与詹姆士一样，德勒兹将思考建立在对康德的批判之上。他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对康德提出了如下批评：因为诉诸常识，康德未能彻底贯彻他的批判哲学，只给出了经验的可能条件，没有给出经验的真实条件。同时，德勒兹也在康德那里发现了隐藏的修正策略：康德预设了在知性法则支配下和谐运作的官能，而德勒兹则在康德关于判断力的讨论中看到了官能“自由而未决定的协和”，并从中发现了一种更为先验的运作。^② 这些讨论已经预示了先验经验论的基本雏形。

在《差异与重复》中，德勒兹更加明确地指出，对康德的改造将引向一个更加彻底化的先验方案，即先验经验论。对此他给出了如下定义：“当我们直接在感性物中领会那只能被感觉的东西，领会那感性物之存在本身——差异、潜势者之差异、作为质的杂多之理由的强度差异——时，经验论就成了先验的经验论，感性论就成了绝然无疑的学科。正是在差异之中，现象闪烁着，并被当作符号来解释；也正是在差异之中，运动被当作‘效果’生产出来。诸差异的强度世界正是一种高级经验论（*empirisme supérieur*）的对象。”^③ 尽管先验经验论试图用真实条件代替可能条件，但它并不只是提出了关于先验条件的替代性解释，而是对康德的先验方案提出了更为彻底的革新：康德式的先验结构被彻底推翻了，思考先验的方向发生了根本转向，先验领域也由此获得了新的内容。

促使德勒兹反思先验结构的是一种柏格森式的动机。柏格森认为，为了获得关于实在的真实认识，我们必须放弃“理智”（*intellect*），转向“直觉”（*intuition*）。理智的方法将过程切割成片段，用概念或符号“转置”（*transpose*）流动的实在，用拍摄快照的方式获得前后相继的断帧图像和定格镜头，人为地构造一个可理解的世界。这也是詹姆士的主要思路。类似地，德勒兹指出，“我们将表象与另一种本性的形成对立起来。表象的基本概念即被界定为可能经验之条件的范畴。但对于实在来说，这些范畴过于一般，过于宽大。由于这范畴的渔网过于宽松，就连个头最大的鱼都穿过网眼溜走了”^④。在德勒兹看来，克服理智主义的关键不是改用更加细密的概念网络，而是放弃这样一种康德式构想：概念主动地组织和整理被动接受的材料。他试图阐明，思维的这种能动性实际上是一种被动性，它让自己服从于表象，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创制权。因此，重要的不是提出一个完备的范畴表，而是创造新概念，通过新概念在统一的表象中制造差异，并将差异内化到存在与思想之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打破先验结构和经验素材的对立，从外在于经验的形式化分析转向内在于经验的、形质一体的生存性探究。

这个结构上的革新引发了理论方向的改变。先验哲学的目标不再是探索先验结构与经验素材的结合，而是以戏剧化的方式超出寻常经验，暴露已有经验中的问题。这种探索最终引向一种不断差异化、无法被驯服的“自由”状态，即德勒兹意义上的“先验差异”（*transcendental difference*）。不同于“经验多样性”（*empirical diversity*），先验差异“不再是施行分割的外部差异，而是使存在与思想得以先天地相互关联的内部差异”^⑤。理解先验差异的关键是，它不是在已经是个体的项之间建立非同一性关系（ $A \neq B$ ），而是一种前个体的存在状态，它不是作为“偶性”（*accident*）的经验关系，而是最完整意义上的本体发生，也就是德勒兹所说的“事件”（*event*）。

① WWJ 3: 91–92.

② Gilles Deleuze, *Kant's Critical Philosophy: The Doctrine of the Faculties*, London: Athlone, 1984, p. 24.

③④⑤ 德勒兹：《差异与重复》，安靖、张子岳译，第106、126、155页。

结构和方向的改变进一步反映于先验哲学的理论产物。在德勒兹看来，康德用错误的东西填充了先验领域，先验领域的构成要素（范畴和直观形式）通过反思获得，外在地运作于经验进程，并不具有内在于经验本身的、直接的生成力量。德勒兹认为，康德的问题在于将先验领域视为先验主体的构造，而不是非人格和前个体的创造。不同于康德，他提出了一个非自我和无意向性的先验领域，该领域既内在于经验领域，又通过一种先验的创造性与经验的其他部分相区分。

以上这些改造最终收束于一个方法论上的难题：如何在经验进程中刻画一种先验活动。如果无法说明这一点，“先验经验论”就只能是一种矛盾修辞法（oxymoron）。这里的深层困难在于：我们无法直接经验作为本体发生的事件，所有的经验都是关于事件的实例（instances）；我们也无法把握先验差异，因为它只会以经验多样性的形式呈现给我们，而一旦如此呈现，纯粹的差异就立即消解了。但德勒兹认为这种内在超越是切实可行的，只要我们能够发现表象背后的深层驱动力，从表象的有限规定性转向这种驱动力所创造的无限规定性。他将这种驱动力称为“理念”（Ideas）。他在《意义的逻辑》中区分了“双重因果”（double causality）：不同于“有形原因”（corporeal cause），理念是一种“观念性的或虚构的准原因（quasi-cause）”。^①在德勒兹的语境中，理念活动是所有现实化的源头和根据，这种活动是沉思和静观的反面，是最积极的创造。

对理念的讨论仍然可以追溯到康德。康德区分了概念和理念：概念界定了可能经验的领域，它与感性相结合，形成客观表象的一般统一性；理念则超越了可能经验的界限，它不能被认知，只能被思维，构成了行动的视域，是自由的标识。德勒兹沿用了这组概念，但提出了对康德的关键批评：康德认为，理念是“成问题的”（problématiques），即“会使我们陷入假问题之中”；而在德勒兹看来，理念最为深刻的特征并非在此，而在于“行问题化的”（problématisantes），即“当知性概念与成问题的理念发生关系时——它们要么沿着那一条条朝着经验之外的理想的焦点聚合的线被组织，要么在那包含了所有知性概念的更高的视野的背景下被反思”，在这个意义上，理念“同时具备了内在本性与超越本性”。^②

在德勒兹的语境中，理念是“虚拟的”（virtuel），其目标不是提供超越经验的规范和引导，而是追寻潜在性和可能性，它的运作不是整合，而是“微分”（différentiation）和“分化”（différenciation）——“微分”是指理念以虚拟方式呈现的潜在或未决定状态，“分化”是该状态以戏剧性的方式现实化为实际事态。^③在理念活动中实现的不是统一，而是差异，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基于纯粹差异的更高形式的统一。这里，我们仍然可以从康德那里汲取资源：先验想象力的图式化揭示了感性思维之间真正的综合，为一种真实的创生提供了范型；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也可以揭示一种基于差异的统一性。但德勒兹认为，康德最终还是被表象思维所奴役，放弃了这些可能引向彻底化的洞见。在他看来，理念活动必须是“排除了常识的同一性、聚合与协作的‘不协和的协和’”，“重要的不是常识而是一种‘悖识（para-sens）’……这种悖识之所以将理念当作自己的元素，恰恰是因为后者没有预设任何常识之中的同一性形式，而且还激活并描述了那从超越性观点看来的诸能力的分离的运用”。^④

德勒兹在不同著作中探讨了理念的运作，并在各种关于艺术和电影的研究中给出了示例。在《弗朗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中，德勒兹将培根讨论的“图示”（graph）译为法语的“图表”（diagramme），并赋予更多的内涵。他指出：“图表因此是非意指和非表征的线条和区域、线条笔触和色块的操作集合。而且，培根说，图表的运作及其功能在于‘启发性’。或者更严格地说，用类似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来说，它是为了引入‘事实的可能性’。”^⑤在与伽塔利合著的《千高原》中，这一方法被进一步提炼为“图表性”（diagrammatical）思维，与符号化思维相对立：符号的功能是“领土化”（territorialization），图表的功能则是批判性的“去领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创造性的“再领土化”（reterritorialization）。德勒兹指

① Gilles Deleuze, *The Logic of Sense*, London: Athlone Press, 1990, pp. 94–95.

②③④ 德勒兹：《差异与重复》，安靖、张子岳译，第289–291、351、330–331页。

⑤ Gilles Deleuze, *Francis Bacon: The Logic of Sensation*, London: Continuum, 2003, p. 101.

出：“图表或抽象机器的功能不是为了表征某种现实的东西，而是构建一个尚未到来的现实，一种新的实在类型。因此，当它构成创造性或潜在性的点时，它并不是站在历史之外，而是始终处于‘先于’历史的位置。”^①

理念活动借助图表性思维铺设出一个内在性平面（plan d'immanence）。首先，不同于概念化或符号化思维，图表性思维不是复制和再现，而是关注经验的动态本质，在不间断的创造中勾勒出一一种流动的统一，并回溯充满力量的生成运动。其次，图表性思维不寻求固定的结构，而是寻求差异，并对经验的强度和节奏保持极度的敏感。再次，图表性思维是一种开放性运作，它为正在发生的事件绘制一个虚拟图表。不同于一般的“蓝图”，这张阶段性的“草图”不仅是未完成的，甚至会随时因为不断涌现的奇异性而迷失，重新陷入最初的混沌。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图表性思维不是要求我们更换一套表征形式，而是对“形式”本身展开批判，对已有图像进行去形式化的处理，然后以创造性的方式重新形式化。为此，德勒兹提出了一系列与表象范畴有着“不同本性的概念”：“强度—耦合—共振—强迫运动、微分与奇异性、并合—内含—外展、微分—分体化—分化、发问—问题—解决”。首先，这些概念是“实在经验的条件，而不只是可能经验的条件”；其次，它们“支配着那些区别分明、无法还原、互不相容的分配：与范畴的定居分配对立的是由各种幻想的概念施行的游牧分配”。^②

以上的讨论展示了先验经验论的基本构想和主要方法，但这些相对清晰的阐述并没有涵盖先验经验论的全部内容。在《差异与重复》中，德勒兹转引美国诗人和哲学家布拉德（Benjamin Paul Blood）的话：“从本质上说，自然是偶然的、过剩的、神秘的……事物是奇特的……宇宙是狂野的……相同者之回归只是为了带来不同者。雕刻师的机床慢慢旋转，它仅有一丁点的加快。但是，差异却被分派在了那永不充分的曲线整体之上。”^③ 这段文字转引自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学生瓦尔（Jean Wahl），瓦尔又转引自詹姆士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一个持多元论的神秘主义者》。^④ 詹姆士在这篇评论文章中指出，在布拉德身上，多元论和神秘主义以一种让他倍感亲近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不得不承认，这种崭新的神秘主义形式让我大为振奋。我感到，这种来自神秘主义的证据能够为我自己的多元论提供支撑。”^⑤ 德勒兹和詹姆士分享了相同的洞见：在先验经验论所铺设的内在性平面上，总有一些东西溢出了明确的表达和合理的解释，将我们引向神秘的深处。

三、内在性与超越性：一个“詹姆士-德勒兹”式方案

在分别考察了詹姆士和德勒兹的经验论之后，现在我们可以尝试提出一个“詹姆士-德勒兹”式的内在超越方案。关于这个方案，首先可以提出三个要点。

第一，这个方案不能被归为当代的一种常见理论趋势，即对先验的自然主义化。德勒兹和詹姆士并不主张将先验条件向下还原，而是保留了一种明确的超越诉求，并将这种超越性理解为经验的隐秘内核。换言之，在他们的方案中，先验和经验的区分是一种质的区分，而非程度的区分。德勒兹在《意义的逻辑》中区分了“具体他者”（the concrete Other）和“先验他者”（a priori Other），不同于具体的他者，先验的他者是“一般意义上的可能性的存在”。他指出，“当克尔凯郭尔的主人公呼喊‘可能性，可能性，否则我将窒息而死’，当詹姆士渴望‘可能性的氧气’时，他们是在呼唤先验他者”^⑥。怀尔德（John Wild）在詹姆士的思想中区分了两种先验：“可检验的先验”（testable a priori）与“存在性先验”（existential a

① Gilles Deleuze &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p. 142.

②③ 德勒兹：《差异与重复》，安靖、张子岳译，第 471—472、107—108 页。

④ 瓦尔在《英美的多元论哲学》中用“多元论”来界定 20 世纪初的英美哲学图景，并将詹姆士视为多元论的主要代表。瓦尔对詹姆士的阐释深刻影响了德勒兹。See Jean Wahl, *Les Philosophies Pluralistes d'Angleterre et d'Amérique*, Paris: F. Alcan, 1920; Translated as Jean Wahl, *The Pluralist Philosophies of England and America*, London: Open Court, 1925.

⑤ WWJ 5: 173.

⑥ Deleuze, *The Logic of Sense*, p. 318.

priori)，前者涉及概念化的明晰知觉，后者涉及纯粹知觉（pure perception）的运作。根据怀尔德的观点，存在性先验是预设并制约着其他一切经验的先验条件。^① 概而言之，德勒兹和詹姆斯坚持认为，尽管经验的生成性原则并不处在经验之外，但它仍然是超越的，不能被还原为旨在表征某个对象的一般经验。他们还认为，不同于表征对象的经验态度会引向无法事先预判的不确定性，这种“先验否定性”直接引向既成对象之外的创造。

第二，先验和经验的区分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内在性原则。对他们而言，这一区分始终是经验内部的区分，这意味着我们无法脱离具体的经验来接近和描述先验部分。为了在经验内部得到经验的生成性原则，德勒兹和詹姆斯的主要策略是：从寻常的（ordinary）经验进展到超乎寻常的（extraordinary）经验，不只停留于感觉经验的字面意义（literal sense），还试图通过创造性的活动探讨额外意义（extra sense），即表面之下的深层意义和完整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德勒兹认为，先验经验论是一种高于普通经验论的“高级经验论”。我们也可以将超出寻常视为创造性的“突现”（emergence），“突现”意味着新形式产生于旧形式，但又不能被完全还原为旧形式。这种突现主义让德勒兹和詹姆斯在坚持内在性原则的同时拒斥了还原论路径。

第三，德勒兹和詹姆斯都认为，清晰的意识不能被用来衡量经验的复杂性，真正的经验论者不能停留于由先验主体决定的位置，而必须进入比先验统一性更加原初、也更加复杂的深层经验。这个层次是独立于既有的主体形式，甚至超越心理学的“平面”，被德勒兹视为非人格和前个体的先验领域，被詹姆斯称为纯粹经验之流。关于这个平面，詹姆斯写道：“只有新生婴儿，或者处于半昏迷状态（由于睡眠、药物、疾病或打击）的人，才可以被认为拥有纯粹的经验，即一种尚未成为任何明确‘什么’的‘那’，尽管它随时准备成为各种各样的‘是什么’；同时充满着一与多，但这些特征都不明显；它是彻底的变化，它是如此模糊，以致于各方面都相互渗透，我们既抓不住其中的区别点，也抓不住其中的同一点。”^② 类比于新生儿和半昏迷状态当然只是一个权宜策略，德勒兹和詹姆斯的最终目标更加彻底：他们都试图构建不依赖于主体形式、为其自身而展开的先验领域。这个目标的彻底性在于，一旦我们尝试从主体视角来描述该领域，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它。正因为如此，德勒兹和詹姆斯都在思考的某个节点不约而同地走向了神秘主义。

以这三个要点为前提，德勒兹和詹姆斯共享了一系列实现内在超越的策略。首先是拒斥各种意义上的二元论。他们都拒斥认识论的表征主义，即用内部的心理图像去表征外部的对象，人为地制造出无法弥合的内外区隔。在此基础上，他们都拒斥本体论的二元论，并将心理与物理、表象与实在等区分最终归结为“一与多”这个古老的问题。尽管他们都认为经验论是一种“多元论”，但这种多元论并不是一元论的对立面，而是一种基于纯粹差异的更高形式的统一。詹姆斯认为，纯粹经验之流同时充满着一与多，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都是一种真实经验。他对为什么“先验原则”（transcendental principles）只被用来确保终极统一而不是终极分裂感到困惑：“如果我们坚持将真实分离的事物视为相连的，在需要统一时援引先验原则来克服我们假定的分离，那么我们也应该准备好执行相反的行为。我们也应该援引更高的分离原则，使我们仅仅经验到的分离变得更加真实。”^③ 德勒兹和伽塔利在《千高原》中指出，一元论和多元论的二元对立，和所有二元论一样，都需要被克服：“通过所有二元对立——这些既是敌人又是完全必要的敌人，是我们永远在重新排列的家具——来达到我们所有人都在寻求的神奇公式：多元论=一元论。”^④ 德勒兹和詹姆斯都试图通过二元论的克服得到一幅流动的图景（内在性的哲学平面/纯粹经验之流），让经验的自由运动成为可能。

其次，他们都拒斥理智主义的方法，并实质性地借鉴了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他们都强调，经验永远处

① John Wild, *The Radical Empiricism of William James*, New York: Doubleday, 1960, pp. 49–50.

②③ WWJ 3: 46, 26.

④ Deleuze &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pp. 20–21.

于变动与重组的过程中，经验之间的相融和过渡是首要的，对经验的区分和界定则是次要的。但他们又认为，尽管对经验的概念分析在原则上无法成立，但我们仍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来探索经验。詹姆士在《多元的宇宙》中写道：“你所能想到的一切，不管多么广大或包容，在多元论的视角下，都有某种真正的‘外部’环境。事物以许多方式‘在一起’，但没有任何事物包含或支配一切事物。‘和’（and）总是跟在每个句子后面。”^① 极为类似地，德勒兹指出，“用‘和’（and）来思考，而不是用‘是’（is）来思考，也不是为了‘是’而思考：这就是经验论的全部秘密”^②。“和”的思考方式指向深层的连续性，它的目标不是分析经验，而是推进经验，考虑一个经验如何与下一个经验相连，并如何落脚于经验的整体中。这种方法既能让我们看到并维持纯粹的差异，又能让差异之间建立起最广泛的联系。

再次，德勒兹和詹姆士在拒斥理智主义的同时也拒斥绝对主义，拒绝“在永恒的相下”（sub specie eternitatis）把握经验。在他们看来，总有一些经验在不断地“溢出”（overflow）想要包容一切的理论尝试，因此，我们要做的不是向上跃升至扬弃了所有差异的绝对体系，而是向下沉潜，在与世界的深度交缠中不断地体验“更多”（more）和“还不够”（ever not quite）。特别地，这种沉潜要求我们从最清晰的意识聚焦区转向感受和情感的半影区，在经验的过渡部分而非实质部分去体验无法被概念所把握的隐秘经验。詹姆士用“边缘”（fringe）、“光晕”（halo）、“半影”（penumbra）、“泛音”（overtone）、“弥漫”（suffusion）这样的表达来描述不断溢出的经验如何相互干涉和晕染。^③ 在类似的意义上，德勒兹指出，“理念是共存的复合物，所有理念都以特定的方式共存着。但它们却是在点上，在边缘处，在那些从不具有自然之光之均一性的微光下共存。每次与它们的区别相对应的都是阴影区域、昏黑幽暗”^④。

当然，在这些分享的策略之下也存在一定的分歧。比如，在构想经验领域时，德勒兹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或一种“块茎”（rhizome）式的无序生长，而詹姆士则指出，多元论的宇宙并不是“帝国”（empire）或“王国”（kingdom），而是“联邦共和国”（federal republic）。^⑤ 基于这一分歧，罗夫（Jon Roffe）认为，“德勒兹坚持认为欺骗（deception）问题的核心性和原始性，而詹姆士则从根本上否定了思维中存在基本否定性的可能。德勒兹和詹姆士之间的差异不仅仅是视角上的，而是深刻的、结构性的、不可化约的——无论初始的相似性看起来多么迷人”^⑥。又比如，在理解创造性活动时，德勒兹更关注理念的虚拟活动，詹姆士则更关注具身维度，强调任何精神性活动都伴随着实际的生理效应，或者说就是身体性活动。这两个看上去背道而驰的视角让我们无法将他们的经验论归为一类。布赖恩特（Levi R. Bryant）甚至认为，“德勒兹的先验经验论更适合被理解作为一种超理性主义（hyper-rationalism），而不是经验主义”^⑦。

然而，如果考虑到他们都试图克服各种意义上的二元论，那么这些分歧也许可以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得到消解。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它们是根本的分歧，不如说是互补的策略。关于第一个分歧，德勒兹和詹姆斯都试图使本体论的差异朝着内在性的方向彻底化，但他们都没有因为纯粹差异的压迫性存在而贬低在经验中得到表达的统一性。同样，第二个分歧也只是表面的：最自由的精神创造和最精细的身体感受是同一种活动的两个面向。德勒兹也在前面引述的关于先验经验论的定义中指出，差异只能是被感觉到的东西。

最后，德勒兹和詹姆士共享了一个总体策略：内在超越者必须是最具创造力的实验者，必须投身于经验的洪流中，主动地遭遇事件，大胆地去制造关系。实用主义者是最坚定的实验主义者，德勒兹则将实验理解为游牧哲学的积极面向。他指出，“实验作为在该平面上的操作（没有能指，永不解释！），游牧作为

①⑤ WWJ 4: 145.

② Gilles Deleuze & Claire Parnet, *Dialogu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57.

③ WWJ 8: 249.

④ 德勒兹：《差异与重复》，安靖、张子岳译，第318—319页。

⑥ Jon Roffe, “Error, Illusion, Deception: Deleuze against James,” in *Deleuze and Pragmatism*, p. 84.

⑦ Levi R. Bryant, *Difference and Givenness: Deleuze's Transcendental Empiricism and the Ontology of Immanenc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9.

运动（保持移动，即使在原地，永不停止移动，静止的旅程，去主体化）”^①。在他们看来，实验的过程就是生命本身。德勒兹在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内在性：一种生命》中写道：“我们说纯粹的内在性就是一种生命，而非其他任何东西。不是说内在于生命，而是说内在性本身就是一种生命。”^②以类似的方式，詹姆斯在《彻底经验论》中写道：“生命既处于转变之中又处于联结之中。生命的存在感在有的时候似乎会更强烈一些，这时，我们在生命中的冲锋与突围就像是发生在火线上的真正的战斗，又像是农民点燃的野火以稀薄的火线掠过秋日干枯的田野。在这条火线上，我们既向前生活着，又向后生活着。这样的生活既是过去的，又是将来的，因为它既延续了过去，又延伸至将来。”^③

（责任编辑：盛丹艳）

The Immanent Transcendence of Experience: A “James-Deleuzian” Approach

SUN Ni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priori and experience as its perspective to examine the intellectual interaction between William James and Gilles Deleuze, exploring how the former’s radical empiricism and the latter’s transcendental empiricism can be integrated into a unique solution that achieves transcendence within experience. They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experience as a creative activity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immanence and share a series of strategies for achieving immanent transcendence. Based on rejecting various forms of dualism, rationalism, and absolutism, they share an experimentalist method, emphasizing that the immanent transcendent must be the most creative experimenter, must immerse themselves in the flow of experience, actively encounter events, and boldly create relationships. The dialogue between Deleuze and James not only demonstrates a possible consensus but also provides an inviting platform for further interaction between pragmatism and French thought.

Key words: William James, Gilles Deleuze, radical empiricism, transcendental empiricism, immanent transcendence

① Deleuze &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p. 159.

② Gilles Deleuze, *Pure Immanence: Essays on A Life*, New York: Zone Books, 2001, p. 27.

③ WWJ 3: 42.